

乡村记忆

家乡的四代“小车”

孙景璞

莱州人所说的小车，即人力推动的两把手独轮车，为了区别于畜力拉动的双轮大马车，所以称其为“小车”。从我记事起到现在，莱州的小车经历过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，每个阶段都有许多说道。

一

第一阶段，大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。那时农村的小车叫“大笨车子”，全是木质构件，由车盘子和车轱辘两部分组成。车盘子由车把、边挂、横梁、车篷、爬头、车耳、车腿等组成，全用硬杂木如槐木、柞木等做成。车轱辘由车轴、车毂、辐条、车辋等组成。车辋、车轴、车耳，都用耐磨坚硬的枣木做成。整个车体粗壮坚固，载重量大，一般可载2000斤左右。当时凡有石坑（采石场）的地方，都用这种车子运送石头。它的缺点是体大笨重，必须靠畜力拉动。

由于大笨车子自身的缺点，一般农家都不用它。当年，我们村只有三五辆这样的车子。农忙时用它往地里送土粪和往家里运庄稼，农闲时用它往家里运填圈积肥的土和做运输挣钱。

我的邻居孙二爷就有一辆这样的车子，用一头黑毛驴拉着。孙二爷身强有力，性情豪爽，说话声音洪亮，是庄稼地里的顶尖把式。他用车子往地里送土粪时，两个大偏篓装得满满的、培得尖尖的，能有一千五六百斤。他的毛驴也训练有素，不用人牵。他自己推着车子，吆喝着毛驴，就把车子推到自家地里去了。

农闲时，孙二爷用车子从洪沟头石坑给盖房子的农户送石头挣运费。这活儿更辛苦，受冷挨热不说，最累的是从石坑里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到车子上。装一车石头，需上上下下20多次，搬运重量有2000多斤。从石坑往附近村庄送石头，近者三五里路，远的十多里路，他总是一个人推着车子，赶着毛驴，来回奔波。平坦的路还好走些，难的是上下坡。上坡时需要人驴合力，推动车子上行。下坡时更不轻松，为了毛驴的安全，要先把车子停下来，把套钩从车上摘下来，把驴儿牵到坡下拴在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推起车子，慢慢地下滑。为了减缓车速，他在车轮上安装了木手闸，手闸拉绳系在车把上，用手拉紧闸绳，车闸夹住车辋时会摩擦出“吱吱”的响声。所以，这种车子又名“叫车子”。孙二爷要经常在车轴上抹上一些豆油，来减轻摩擦力。

二

第二阶段，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。莱州人把大笨车子改造成了第二代小车——仍然是木制结构，但是构件和车体都小了许多，其中车辋就比原来窄了三分之一。车轴和车耳改制了铁件，并装上了轴承，虽然承重量比大笨车子少一些，但是轻便省力，不用牲口拉动，所以被多数人家使用。我家周围邻居就有6辆这样的车子。

当时，这种车子在种田、运输、支援前线方面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1946

年11月，掖县（今莱州市）粉子山战役中，全县就调集了400余辆小车，送给养，运弹药，支援解放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。1948年4月至5月，全县共调集小车830多辆，支援解放潍县战役。陈毅元帅说的“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”，说的就是这种小推车。俺村祥兴叔和刘大伯等人，曾推着自己的小车参加过淮海战役。他们随部队辗转上千公里，运送军需物资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立下功劳。

后来，我邻家元二叔开动脑筋，他把小车的车辋外围套上了一圈与车辋宽窄相同的胶轮外胎，这样就增加了弹性，减少了摩擦力。他的革新得到了全村人的认可，许多人都仿做了。

我16岁时，第一次推小车，也是借用邻家的这种小车往地里送土粪。车上的两个偏篓不能装满，也就是两“率”（俗语，土粪的计量单位）粪。路上走得挺轻松，到了土壤松软的地里就推不动了。尽管我双手用力推动车把，却难以前进，而且车轮越陷越深。邻地的三叔过来说：“孩子，推小车不能只靠双手，要靠双肩，要用肩上的担攀承担重量，拉动车把，推车前进。”说完他把担攀搭在肩上，双手握住车把，一弯腰，一低头，双肩向前一拱，双手用力一推，车子就前进了。我模仿三叔的动作，也推动了车子。从此，我学会了推小车。

三

第三阶段，在上世纪50年代，第三代手推车——胶轮车出现了。

它的车盘与第二代小车一样，车轱辘改成了与自行车轱辘一样的轴承胶轮。为了承重，它的车圈比自行车宽厚一些，辐条也比自行车粗一些，数量也多几根。农业合作化后，为了多挣工分，凡有劳力的家庭，家家都有这种车子。这种车在种田、运输，特别是修水库、修道路、整大寨田、建海潮坝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可以这样说，莱州的每一座水库、每一片大寨田，都是莱州人用胶轮小车推出来的。

四

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，拖拉机、农用汽车、电动三轮车等新型车辆取代了第三代小车，人们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，也发明制造了第四代手推车。

它的车盘子全是铁管构件，平平的，没有车篷。车轱辘是直径约40厘米的小胶轮，轻便适用。家家户户从生产队场上分粮草，直到分田到户的晒粮入仓，平日的榨油、磨面，推运饮用水都是用这种小车，菜园、果园、建筑工地上也常用它。直到现在，仍有许多农户还在用这种小铁车搬运物品。

四代小推车，见证了莱州农村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历程。它们是农民朋友生产生活的最佳工具，也是我的好帮手。它们为莱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立过功，虽然它们已经或将要进入历史博物馆，但它们的样子和功能永远记载在莱州的农业发展史中。



母亲的千层底

北芳



花边棒槌、补袜子的鞋撑、做鞋的鞋楦、纳鞋底的夹子，都是母亲的女红工具。

白天，母亲和父亲把一垄一垄的庄稼地侍弄得像手里的针线活一样细致。夜深，当孩子们在和梦拔河的时候，母亲也在与贫瘠的生活拔河，一家老小的穿戴缝补几乎都是在灯下完成的。孩子们长高了，母亲背驼了；孩子们背起行囊要飞向远方，临行再加上一双母亲日夜赶制出的千层底新布鞋。油灯熬枯了母亲的双眼，千针万线缝制进母亲多少慈爱多少牵挂！

针线活，也就是女红，是每个女人从小要学习的功课。少女时练就的纺织、刺绣手艺，结婚后就用来缝制孩子的衣服鞋帽，甚至一家老小的穿戴。家里和布有关的用品，小到荷包、鞋帽，大到衣服、被子，都是出自母亲之手。

我拿起璜山民艺博物馆收藏的一整套旧时的母亲纳鞋底做鞋的工具，耳边响起小时候的童谣：“小媳妇，坐椅圈（音：得儿），搓麻绳，纳底圈。”

那时，做鞋最累的是纳鞋底，需要好几道工序来完成。妇女在秋天把麻绳梳好，再一点点搓成细绳，缠在线板上，纳鞋底备用。

纳鞋底的头道工序是“打壳（胶东发音que）子”，即用破烂衣服或碎布拆洗叠熨帖，再用面粉加点明矾打出糨糊，在一扇木门板上，把旧布用糨糊拼凑黏在一起。待到一定厚度，把布和木门一起拿到太阳下晒，晒干后，把布从木板上揭下来，就是胶东人口中的“布壳子”。

制作鞋底时，把一层层“布壳子”叠起来压实，有一厘米多厚，按照鞋号码的大小画样，用皮刀切成鞋底样。

母亲的针线笸箩里盛着针、线、顶针、锥子、针夹子等“长枪短剑”，母亲右手中指上始终戴着顶针，富家小姐戴戒指，贫家母亲戴顶针。母亲先用锥子在

几十层布的鞋底上开路，大眼针带着麻绳线在后面穿过，顶针顶在针鼻推动针，针夹子在前面用力拔，针线就顺利地通过厚厚的鞋底，来回穿梭。为此曾产生一句歇后语：纳鞋底的不用锥子——真（针）好。

棉布填千层，麻线扎千针。母亲“左右开弓”，每拉一针，都把线缠在手背上狠劲一挣，使鞋底更加结实，鞋底两面露着密密麻麻的线点，而母亲手背上的青筋却被麻绳勒得“鼓”了起来。

纳鞋底，毕竟太费力，于是有的家庭让木匠做一个纳鞋底夹子，夹子由两块木板和两根木条组成，两块木板呈“A”字形结构，两根木条插在木板中间，起到紧固连接作用。使用时，将上面的木条上抬，木板张开，把鞋底放入后再下压木条，两块木板就被收紧并夹住鞋底。

纳鞋底时，母亲用双腿压住夹子两边的横杆，夹子就不会来回晃动。有了夹子，不用手拿鞋底子，这样两只手都能用上劲，效率自然就快得多。

大集体时代，妇女上山干活，包里都带着“布壳子”鞋底。歇息时，母亲拿出鞋底，飞针走线地纳着；生产队里开会，或者雨雪天有闲聊天时，妇女们大都抽空“见缝插针”地纳着鞋底……

鞋底纳好后，再做鞋帮。做鞋帮有纸剪的“鞋样”，贴在布上剪裁。鞋帮由鞋面布、鞋面衬、鞋面里子布组成。一般鞋面是用青平纹布、条绒布，里子是白布，中间夹上一层“布壳子”，三层缝在一起。然后用夹板、鞋楦、锥子、大针、麻线等各种工具把鞋帮镶在鞋底上。

母亲缝缝补补的女红工具中，还有一个补袜子的木头撑子。以前袜子是用自己织的布做的，脚后跟和脚趾头处一般先穿破，母亲就把袜子翻过来套在袜撑子上，用布补好继续穿。后来有了尼龙袜，破了也照样用袜撑子补起来；有时，母亲会把一个用两三层布纳的软鞋底镶在尼龙袜的脚底，这样武装起来的袜子会更加耐穿。

“丝丝白发儿女债，历历深纹岁月痕。”在那些“脚底没鞋穷半截”的艰难岁月里，母亲将千般母爱集于“足下”，让一家人穿着舒服合脚的千层底，行走在厚实的大地上，蜿蜒出一个时代的风景。